

# 我們不是登山是回家

Sai Tasinunan\*

## 摘 要

我的祖父的出生的臍帶，是埋在丹大的舊部落。外祖父出生的臍帶是埋在大分舊部落，布農族人的生與死都跟他們生活的土地有很深的連結

出生後老人會把小孩子的臍帶藏於家屋的某處

善死的人臨終前的最後一口氣，也埋在家屋底下！在老人的生死觀裡，善死的老人回歸於家中是跟著還在呼吸的親人，一起生活。他也象徵著對家的一種看顧！

惡死的人卻不得入家中，惡死之地也被視為不祥之地。

2015 年是我踏上回家之路的開始，也是我實踐讓自己真正成為 bunun (布農族) 的過程！

過去，在日本戰後國民政府初期的那個年代，因為日治時期移居政策，強迫下山的老人與長輩們，那段時間裡他們冒著違反國家法令的情況，他們一直都有偷偷的回到老部落，除了狩獵，也帶著自己的下一輩對他們說，不要忘記這裡，這裡是你的家。



## 關鍵字

傳統領域、石板屋 subatuan、回家 kumah、布農族 bunun、禁忌 Samu 山林知識、狩獵文化、遺址侵入、文化詮釋權、登山

---

\* 原住民族媒體工作者

# 我們不是登山是回家

Sai Tasinunan

## 一、回不去的家

1917 年發生丹大事件以及 1915 年大分事件後，日本殖民政府為了當時的山林資源以及方便管理原住民，實施大量的集團移居政策，進而開啟了我們回不到家的年代。

1945 年台灣新設的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林務局），接收日治時期管理的林管等業務。

那個年代的族人不僅擔任造林的工作，甚至有的在工作命令的狀況下（不是自己族人工人）將樹苗種在我們祖先的家裡頭，另外在法令之下，你只能跟狩獵一樣偷偷的！到我這個年代，2019 年山林開放後，回家卻也不能高調，為什麼？

## 二、斷了線的臍帶

日本殖民時期的皇民化運動到國民時期的國語化教育，正式進入所謂的文明時代，也認為我們原住民的角色跟一般人一樣，是脫離山林的年代；當語言生活空間都抽離的當下，剩下的也只有靈魂的血液跟肉體。於是在日本時期發展的登山文化之下，他代表著是一種階級式的表徵，到了今天其實一直都沒有變。

我成長在不能說族語的年代，我的祖父們會說三種語言：日語、中文，最後才是自己的母語。

近幾年來，原住民社會極力提倡恢復母語文化的當下，我其實感受很深，我們年輕人沒有學母語的環境，也只能從網路的教學課程裡去尋找古老的聲音；我在這幾年不斷重返老部落的山林裡，在跟隨長輩的帶領下，我才深切的領悟，我們很多古老的語詞甚至用法還有形容的意義裡，都是來自於這片山林裡，我才能深切的體會這個字－源自於山林的某個植物、河川，甚至是山的形狀…

**離開山林，我還留下了甚麼呢？**

## 三、我的家族名來自於赤楊樹

家族名的由來，是來自一位雙龍部落已過世的長輩口述，也解開了我從小的一些疑惑。2015 年姨丈的一句話：你要上去看一看，你外公在大分埋臍帶的地方，也是我從小耳朵一直聽到長輩說。他們回老家的地方，多年後才知道原來我也有石板屋，我生命的一切都源自於這塊土地…

我們來說說－kulumah（回家），不是走很辛苦的山路就到了，它包含了很多布農族群自己的文化與山林智慧的傳承。

小時候在部落長大的自己，一直記得老人在山林生活的樣貌，在布農族禁忌的文化脈絡裡，那是一個很深的山林知識體系，就算到了今天我都覺得自己的認知還是不足。

那到現今，山林開放後的亂象！登山型態的多樣性，結合了太多現代化的衝擊！這樣的衝擊對布農族來說，不僅是傷害也是考驗！就連文化歷史脈絡的詮釋權，也被剝奪了。

所以，我永遠記得，山友的那句話，

**你們都已經不在那裏了，我來幫你們看家屋有甚麼不對嗎？**

回家不單單是行動上走到家屋前，他更是精神上我們存在的表徵，家屋底下的老人跟附近的田野，古老的祭祀場。更是離家近百年，布農族後代與土地的連結。

他與我們文化的臍帶，更不容許，被外人詮釋、被粗暴的漠視。

#### 四、偷偷回家

大約民國 40 年到 80 幾年之間，日本戰敗後，林務局接手花蓮縣卓溪鄉大分山區的林地。開始大量地造林地，那個地方被劃定為 36 甲林班地。

當年，被移居到山下清水部落的 **Islituan Binkinuan** 家族，也是我母親的家族。他們經歷 1915 年日本理番時期，發生與日警抗爭的大分事件！多年後，國民政府接手山地林業後，竟告他們竊佔國土！逼我們的長輩，用租地的方式才被允許留在那裏。那時老人一直告誡著長輩們說，那是我們的家不能放棄！這段漫長的時間裡，他們甚至從山下的部落，一直回去山上大分的老家，在那裏耕種傳統的農作物。然後住在日本當時遺留的大分駐在所。一直到一場無名火，燒掉了木造的駐在所。他們才帶著難過與不甘的心，離開大分。

下山後，後來老人家老了，後面的長輩，也無力的，再也無法回去耕種了。只有在擔任協作或修築登山步道，以及配合學術研究的時候。回到大分的山上，趁空閒時，一個人偷偷地，回到舊的石板屋前，默默的祭祀地下的祖先。

2015 年，我跟隨著黃美秀研究黑熊的得力助手，布農族獵人－林淵源大哥的腳步，因為長輩交代要讓後代，知道的家在哪裡。終於…我來到了外公埋臍帶的家！家屋裡還蹲著一位很古老的祖先，那時的我已淚流滿面！下山後也開始著手計畫回家的行動。

那一次之後，我們也接續長輩偷偷回家的心情，轉換不同的心態與精神，從那一年我們每年的大分回家，不再像以前一樣，躲在國家法令的背後，而是帶著我們生活在土地原本的人－我們的家，從林班地被劃設為國家公園。老家被不同的研究學者研究著，卻永遠成就於自己，而這片土地的傷痕依舊存在。

我們回家是理所當然，更必須讓整個社會去意識到，山林裡的原住民，母親的家族是來自於這片土地。也更期盼有一天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，還有傳統領域的意涵是有真正到落實的一天。



2003 父執輩大分回家



2016 大分回家



大約民國 40 至 50 年，  
還居住在大分駐在所的長輩。

## 五、木箱裡的祖先《重返丹大》

1960 年代台大的遺骨研究，挖掘了花蓮馬遠村，日治時期舊公墓埋葬的布農族丹社祖先，近 60 具的遺骸！並帶去台大醫學院做遺骨研究，在 57 年後在發表的書刊中揭露。這件事情引起社會的譁然！也帶來馬遠村丹社族人的憤怒，當時也身為丹社群後代的我感到非常震驚。

2017 年，我跟隨著馬遠的族人與長輩，來到台北的台大醫學院，第一次見到我們的祖先，躺在被研究的木箱裡。大家的眼淚再也忍不住，因為那些祖先是 1930 年代，日治時期集團移住政策下，被迫從南投丹大舊部落，遷移到花蓮馬遠村第一代的祖先。卻將近有 60 年的時間，沒有人知道，他們躺在台大冰冷的研究室裡。這件事深深震驚了我們丹社的後代！

## 六、重返丹大

一年後的 2018 年，應萬榮鄉公所的邀請，我們馬遠青壯年與學術研究團隊組成了一支重返丹大舊部落的隊伍。

我們從花蓮縣馬遠村出發，沿著當時祖先被迫遷移的路，這條路也是一條清朝古道，名為關門古道的百年古道，重返到南投丹大舊部落的區域。

這個任務的意義，在於 80 年後，布農族丹社群，正式組成一支青年的回家隊，沿著祖先遷移的路線，跨越中央山脈，重新踏上回到祖居地的任務。

在那 10 天的過程，因為那條路線，在山林開放政策以前，幾乎很少人走動，除了學術研究與族人日常的狩獵季節，鮮少有人走完全程，因此在路程地形難度，加上當時天氣寒冷，回家的隊員們，遇到了很多的困難！甚至在一半的路程中被迫拆成兩隊，一隊折返，另一隊繼續前進。但每當想起這裡曾經是祖先回家的路程，我們重新踏上他們的步伐，這些困難變成了大家苦中作樂的激發點，一直到我們越來越接近家的那一刻！

快要到家前，大家的腳步異常的安靜，剩下是樹林與微涼的風聲與我們的呼吸聲。因為我們承載了很多人的期待，特別是山下的族人，想起心中思念與上山前長輩的叮嚀，轉變成淚水的那種感動，最後，看著大家因著疲累來到老人等候多時的石板屋前，我們心中有很多複雜的情感，告訴自己，我們終於來了，但我們也來晚了。

看著家屋被林務局早期種滿了大樹，結構漸漸的破碎，還有動物的破壞，幾乎地底下的祖先不得安寧或不知已經在何處？身為後代的我們，真的無能為力，只期盼未來政府能在原住民轉型正義的當前下，去重視，能讓我們在未來，能好好地維護祖先的家。

2022 年是我第四次回到丹大祖先的家，原本一處美麗的疊石牆面，因為造林樹的長成，已經崩塌了！我記得我告訴隊友們說，或許再過幾年，有些家會被大自然給拿去了，但我們不能忘記埋葬在底下的祖先，我們自己更不能忘記還在台大木箱裡的祖先們，這裡曾是他們生命的源頭，也是他們離開家與土地的起點。



2017 年馬遠族人與台大遺鶻祖先相見



2018 年馬遠布農族人重返丹大舊部落



2018 年 havan 舊部落家屋種植的造林傷害祖先



2022 年帶著耆老回到自己的獵場宣示傳統領域

## 七、你們登山我們回家

2019 年總統大選前夕，10 月 21 日，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在「向山致敬」的記者會上，宣示山林開放的政策，強調以開放、透明、服務、教育與責任為五大主軸為方向去執行，但卻忽略了，成長在那片土地的原住民族的聲音。

開放到今年，自己擔憂的狀況，依舊慢慢浮現！

登山對我們來說，那一直是一種外來的型態模式，儘管蘇院長提出山林開放，除了所謂的原住民聖地及保育地之外，均全面開放！但是，在沒有法源之下，如何去界定何謂原住民的聖地，一個很模糊的空間。

就連傳統領域的認定，官方版與族人的認定還是有差距！所以，當大家說的愛山或者說，山是屬於大家的，在這樣的理念下，對我們又是一種複雜的心情。

對我們布農族來說，山從來不屬於誰的！

而是，我們是屬於山的一部分，源自於這片山林，所以入山對我們來說，是一種回歸，更是回家。

回家行動持續地這幾年來，身為當代原住民的我們，在文化逐漸式微的文明社會裡，一直很期盼能將來自於山的古老知識體系，一直傳承下去。

猶記得一位山友曾問過自己，你們布農族一直說，不願意讓外人進入山上的舊家屋，因為有禁忌，為什麼不告知或公布注意細項！

我其實也不知道該怎麼去回應，因為禁忌的內涵，它包含的，就是我們對山的一套知識體系，是要用行動去實踐，而不是去告知，更不是做個樣子。禁忌也包含了族群的生活倫理，以及我們對大自然感念與照顧的心，是一種生命對土地的儀式！當我們的生命從舊部落家屋生出來，到他有幸善終的那天，也是要回歸於家屋底下的塵土裡，並守護著生活在家屋裡的人，所以這樣的生命文化是必須牢固在，離開家，離開土地且面臨文化斷層的我們。

猶記得，最近登山客闖入舊部落，以及為了所謂的無痕山林，將日本酒瓶當垃圾等諸多事件，更記得山友的更多令人感到傷害的言論。

當我們的家屋被當成你的研究，或影片點閱率的當下！甚至說出，你們已不在那裏，幫你們看家等，不適當的言論。當我們的文化詮釋權被搶走，當山林開放不讓我們有說話的當下，山林開放其實是一種文化侵略的傷害。

沒有所謂的法源，我們只會被汙名化！例如：要錢、佔地為王等…。

## 八、回家

最後，期待山林開放的當下，後續與未來的登山教育，必須尊重我們回家最重要的精神意涵，尊重我們存在那裡的家，後人已經不在，但家的靈魂依舊守護著家。

更盼望，山友如果有經過舊部落，請不要輕易讓它曝光，讓我們自己安安靜靜地去找回家，也找回自己。

期待我們身為山林後代的原住民族「敬畏天地、順應自然、合作分享、知足感恩」的山林智慧，藉由祖先叮嚀的禁忌與文化教育，讓每個進入山林野地與原住民祖居地的後代族人與山友，都能藉著回歸心靈原鄉的「回家」歷程，重新成為「山林（生態與文化）守護者」。

## 拍攝紀錄片

意斯里段 回家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302PIx8syxY>

木箱裡的祖先 回家吧 [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Vl3m\\_IfUrLU](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Vl3m_IfUrLU)

重返丹大社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r-f8-ZlWG4s>

大分 百年凝望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vJJeNoX0o4Q>